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那时,家里只有两间房,每间房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一间房住着我的父母,另一间房铺了两张床,一张床睡两人,住着我们兄弟4个。

我们家乡下亲戚多,他们进城办事,因为路途远及交通不便,有的会在我家住上一两个晚上。如果来了一位乡下亲戚,就有一人需要外出借宿,如果来了两位,就得有两人外出搭宿,最多的一次,我们兄弟四人全都出去借宿。

县城虽然有旅馆,但几乎没人愿意掏钱去住,谁家都会遇上亲戚来留宿而床铺不够的事情,让小孩到邻居家借宿是互帮互助,所以,即便是深更半夜,只要敲开门说明情况,邻居都会打着呵欠把你领进房间,和他们的孩子挤在一张床上。非常有意思的是,谁也不会嫌弃我们身上有多脏,有没有洗脚,我们根本顾不上他们的被窝多么有气味,横七竖八,倒头就睡,而且还睡得十分地香甜。邻居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十分的融洽和随和。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在外面借宿最多,附近的邻居家,我基本上都借宿过,这让我探得了许多“秘密”:李家的孩子小石头睡觉时老是磨牙齿,胡家的孩子木头睡觉时喜欢说梦话,刘家的孩子强子睡觉时总是踢被子,而黄家的孩子秃头隔三岔五就要尿床……

张五爷是我唯一搭过铺的老人。张五爷那时已经70多岁,妻子早些年去世了,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工作,他独自一人生活,有小孩去他家借宿,他乐得有人陪伴。

我第一次去张五爷家借宿,记得是1978年隆冬的一天晚上,城里的电影院上映《红楼梦》,成了我们当地的一件文化盛事,很多人都从乡下上城来观看,我家也来了好几拨亲戚,看完电影后来留宿,我只好外出借宿。但找了好多邻居家,都因为床铺已经满了,再也容纳不下我,万不得已,才去张五爷家借宿的。

□马朝虎

## 借宿

那天,张五爷还没有睡下,一个人坐在灯下抽烟。正在这时,小石头也走了进来,说是要在张五爷家借宿,张五爷说:“去,你们两个小崽子先去给我暖被窝。”

我和小石头钻进了被窝,等被窝里有了暖气之后,张五爷才带着一身寒气钻了进来,冻得我和小石头全身都哆嗦了起来。这还不算,张五爷还把两只既臭又粗又冷的大脚丫,搁在我和小石头的屁股上。我和小石头怎肯受这个罪,用力把张五爷的脚往外推,张五爷生气了,说:“两个小崽子,再乱动把你们赶出门外喂野狗。这样好了,我给你们讲几个故事。”

张五爷讲的都是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窗外的阴风怒吼着,一只猫怪叫着从瓦背上疾走而过,我和小石头既想听故事又非常害怕,只好把张五爷的大脚越抱越紧,被窝里倒是特别的暖和,没一会儿,就浸进了黑甜黑甜的梦里。

这以后,张五爷的家就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我和小石头,只要家里来了客人,我们都会主动要求外出借宿。到了张五爷家,不用他说,我和小石头就会首先上床,将冰冷的被窝捂得热热的。张五爷上床后,也不用他吩咐,我和小石头一人抱着他的一只脚紧紧地捂着。张五爷对我和小石头也特别地亲,我们去时,除了给我们讲故事外,还经常拿出花生、玉米、地瓜等东西给我们吃。

张五爷是在他80岁那年过世的,当他被装在棺材里,被埋进厚厚的泥土里的时候,我和小石头哭得眼泪鼻涕糊满了脸。我在想,从此以后,张五爷要一个人睡在冰冷的地下了。

到邻居家借宿,直到我慢慢长大,直到家里的住房条件改善后才结束。借宿,已经成了“过去时”,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每当回忆起借宿这件往事,总会生发出一种感动。

## 一大包大白兔奶糖

□黄黎霞



AI生成图

我12岁那年,父亲在一  
家大集体单位门市部工作。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上海知青  
——“大眼睛”阿姨,她是我父  
亲所在单位的幼儿园老师。  
那天,她捧着一只有几个漏洞  
的脸盆和一把旧茶壶,走进了  
我家,她是来找我父亲帮忙修  
理的。

“大眼睛”阿姨一身纯净  
素雅,特别是她那双眼睛,恰  
似两汪幽深得不见底的清潭,  
又黑又亮,顾盼间波光流转,  
灵动之极。为此,单位职工都  
亲昵地唤她“大眼睛”,她也不  
恼,盈盈笑意常挂唇角,暖人  
心扉。听父亲说,“大眼睛”本  
是下放到余姚农村的上海知  
青,恰逢单位筹建幼儿园,急  
需一位能歌善舞的幼教老师,  
“大眼睛”便脱颖而出,被举荐  
到了父亲所在单位的幼儿园。

父亲似乎很喜欢帮她做  
事,在他看来,“大眼睛”人很  
亲和,没有城里人的架子。当  
时,地方上有种说法,说上海  
人特别清高,除了自己,叫别  
人都叫“乡下人”。父亲修好  
了脸盆和旧茶壶后,“大眼睛”  
执意要付钱,父亲却连连摆  
手,笑着说:“没几个钱,不碍  
事的。”几番推辞后,她才拿着  
东西离去。未曾料到,当年春  
节的喜庆氛围尚未消散,她再  
次叩响了我家的门。这次,她  
竟带来了一包上海的大白兔  
奶糖来答谢。在那个物质匮  
乏的年代,我们小镇的人几乎  
都没吃过大白兔奶糖。虽说  
早有耳闻过大名鼎鼎的大白  
兔奶糖,可对于生长在小城镇  
的我而言,它就像是遥不可  
及的梦,即便手里攥着钱,也寻  
不到它的踪迹。那一刻,家中  
满是欢喜雀跃。母亲笑盈盈

地接过奶糖,拿出一包我们这  
边最珍贵的特产“豆酥糖”作  
回礼,“大眼睛”执意不要。  
“大眼睛”走后,母亲轻轻打开  
大白兔奶糖,数了数,有整整20  
颗。她给我们三姐妹每人分  
了一颗,又给父亲递上一颗,  
嘴里念叨着:“给你一颗,算是  
奖励啦!”而后,自己也拿了一  
颗,将剩余的小心翼翼地包了  
起来。

二妹性子急,拿到糖后迫  
不及待地送入口中,三两下便  
没了踪影;我双手小心翼翼地  
捧着糖,细细端详,这糖纸上  
活泼可爱的那只大白兔,仿佛  
下一秒就会蹦跳着跃出纸  
面。我轻轻剥开糖纸,将那散  
发着浓郁奶香的糖块放入口  
中,甜蜜瞬间在舌尖绽放,缓  
缓蔓延至整个口腔,那滋味,  
至今难忘。小妹最为可爱,拿  
着糖先是伸出舌尖轻轻舔,慢  
慢咬,想要将这甜美的味道无  
限延长。她最后一个吃完后,  
仍觉意犹未尽,就扯着母亲的  
衣角,嘟囔着还要吃,母亲只  
好又给了她一颗。

岁月悠悠,随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吹遍大地,家乡小镇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  
店的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  
的商品,大白兔奶糖不再是稀  
罕物,随时随地都能买到,然  
而,每当我再次品尝那熟悉  
的味道,却总觉得缺了些什么。  
童年岁月里的那份甜蜜,似乎  
被岁月的洪流裹挟而去,只留  
下一抹淡淡的、若有若无的回  
味。或许,我怀念的不仅仅是  
那一颗糖的味道,更是那段纯  
真无邪、满是好奇与期待的童  
年时光,以及那位带着善意与  
温暖走进我们生活的“大眼  
睛”阿姨。